

[英国] 约翰·朱利叶斯·诺里奇 著 陆大鹏 译

John Julius Norwich

# Sicily

A  
SHORT  
HISTORY  
FROM  
THE  
ANCIENT  
GREEKS  
TO  
COSA  
NOSTRA

# 西西里史 从希腊人到黑手党





[英国] 约翰·朱利叶斯·诺里奇 著 陆大鹏 译

John Julius Norwich

**Sicily** A  
SHORT  
HISTORY  
FROM  
THE  
ANCIENT  
GREEKS  
TO  
COSA  
NOSTRA

西西里史  
从希腊人到黑手党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西里史：从希腊人到黑手党 / (英) 约翰·朱利叶斯·诺里奇 (John Julius Norwich) 著；陆大鹏译。  
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9.4  
ISBN 978-7-5447-7615-8

I.①西… II.①约… ②陆… III.①西西里岛—地方史 IV.①K546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84843 号

*Sicily—A Short History from the Ancient Greeks to Cosa Nostra*

by John Julius Norwich

Copyright © 2015 by John Julius Norwich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.  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Yilin Press, Ltd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0-2015-385 号

西西里史：从希腊人到黑手党 [英国] 约翰·朱利叶斯·诺里奇 / 著 陆大鹏 / 译

责任编辑 王 蕾  
装帧设计 周伟伟  
校 对 孙玉兰  
责任印制 单 莉

原文出版 John Murray, 2015  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 
邮 箱 yilin@yilin.com  
网 址 www.yilin.com  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  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印 刷 恒美印务 (广州) 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8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25.75  
插 页 12  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615-8  
定 价 7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，质量热线：025-83658316

## 译 序



约翰·朱利叶斯·诺里奇勋爵的出身颇为传奇，家庭背景富贵且有浓郁的文学气息。他的父亲达夫·库珀是著名的外交官、政治家和作家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持步履艰难的英法关系有突出贡献，是丘吉尔的主要支持者和密友，并且笔耕不辍，今天英国有一项非虚构写作的大奖就是以他的名义设立的，称为“达夫·库珀奖”；诺里奇的母亲戴安娜·曼纳斯是倾国倾城的名媛，曾是英国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圈子（大多数成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）的成员，后来写了三卷本回忆录，描述20世纪上流社会的生活；诺里奇的两个女儿都是著名作家，女婿之一则是声名显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史专家安东尼·比弗爵士。这是个有趣的家庭，在历史行程中扮演过自己的角色，也亲自提笔书写历史。

从今天的角度看，诺里奇算是英国老一辈的作家和历史学家，笔法雍容而老派，常有爱德华·吉本的恢宏气度。他的作品是写给大众，而不是面向专家的，所以注重叙事和文采。他的多部通俗历史作品与地中海世界有关，值得一读。《地中海史》把地中海周边主要文明的大致脉络梳理了一遍。《拜占庭史》是一部名著，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详细讲述了拜占庭历史，有战争、国际政治，也有宫廷秘闻和贩夫走卒的市井生活。诺里奇还为另外两大地中海势力作了传：《威尼斯史》和《南方诺曼人》。

诺里奇的《威尼斯史》是一部面面俱到的史书，对这个曾经的海洋霸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探讨，一直讲到威尼斯共和国在拿破仑的逼迫下灭亡。该书内容极其详尽，篇幅很大，略显笨重，但对于喜爱诺里奇优美文笔的人来说，篇幅越长，享受就越多！译林出版社也将推出《威尼斯史》中文版。《南方诺曼人》则是比较小众的题材。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和稍晚，同样来自诺曼底的英雄豪杰（或者说土匪、雇佣兵、冒险家）还征服了意大利的南半部分以及西西里岛。

时至今日，意大利南北在经济水平、文化、习俗甚至语言上都差别极大。1861年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建立之时，一位大臣说：“意大利已经打造好了。现在我们必须打造意大利人。”意大利的民族认同形成得非常晚，而意大利南部长期受异族统治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最突出的例子是西西里岛。《西西里史》便是探讨这个迷人岛屿的悲剧历史的专门著作。

中国大众对西西里岛的主要印象可能是黑手党、明媚阳光和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里性感的莫尼卡·贝鲁奇。诺里奇则告诉我们，西西里是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踏脚石、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大门。数千年来，腓尼基人和希腊人、迦太基人和罗马人、哥特人和拜占庭人、阿拉伯人和诺曼人、德意志人、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，曾入侵和争夺西西里。朱塞佩·兰佩杜萨的小说《豹》（要体会欧洲贵族在近代的衰落，这可是必读书！）里的老亲王说：“起码二十五个世纪以来，我们肩上压着灿烂的文明，但却是个大杂烩，都是外来货，没有一点是我们自己的东西……两千五百年以来，我们这儿一直是殖民地。”诺里奇有句点评特别妙：“时至今日，在它那旖旎的风光、肥沃的田地和永远风和日丽的气候之下，四处仍然萦绕着某种黑暗的、令人不安的气质，某种潜在的忧伤……这

忧伤，是源自漫长而悲伤的阅历，源自丧失的机会和未曾实现的允诺的忧伤。或许，是一位经历过太多次背叛，已经不再适合恋爱或婚姻的美女的忧伤。”如果了解西西里这位“美女”的忧伤，不妨读读这本书。

我自己老早就是诺里奇作品的爱好者，得到机会翻译他的《西西里史》，心情很激动。从译者的角度有一点需要说明：西西里的历史极其复杂，曾被卷入欧洲几乎所有主要民族的历史当中。西西里的历史是个大杂烩，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西西里人是意大利人或是其他民族。比如，如何翻译统治西西里的诺曼人欧特维尔家族（来自法兰西，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）国王的名字呢？诺里奇的处理是使用最常见的英语化名字，如 Roger 和 William。统治者是讲法语的诺曼人，大部分时期宫廷语言也是法语，所以有的中文资料按照法语读音将 Roger 译为“罗歇”，也有按照意大利语译为“鲁杰罗”；“William”按照法语译作“纪尧姆”，按照意大利语译作“古列尔莫”。中文翻译时一般采取“约定俗成、名从主人”的原则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中文世界已经通行的译名，就尽量采纳这个名字的主人的本族语读法。但很难说西西里的诺曼人国王更多是法兰西人还是意大利人，本书为了方便起见，按照更为常见的英语读法，译为“罗杰”“威廉”等。但如果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则一般按照本族语读法，如“古列尔莫”，而非“威廉”。

本书可能给读者带来的另一困难是大量重名和错综复杂、令人眼花缭乱的王朝更迭。我制作了统治王朝的谱系图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另外，在有的历史时期里，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（不仅指那座城市，还指整个意大利南半部分）由一个政权统治，称为西西里王国；而有的时期里，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分别由不同政权统治，但双方都自称西西里王国。这很容易造成混淆，所以一般把那不勒斯的政权称为那不勒斯王国。本书主要聚焦于西西里岛，对那不勒斯王国往往蜻蜓点水。

诺里奇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作者。他在讲述主要以王侯将相的名字串联起来的历史时，仍不忘将目光聚焦于在西西里占绝大多数的穷苦人民，并且以一种充满悲悯、同情的态度说：“他们竭尽全力地对付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无数困难，如果缺少有效的或者略微体察民情的政府，他们就不得不出自己的解决办法，我们没有资格为了这个责怪他们。”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所讲述的 these 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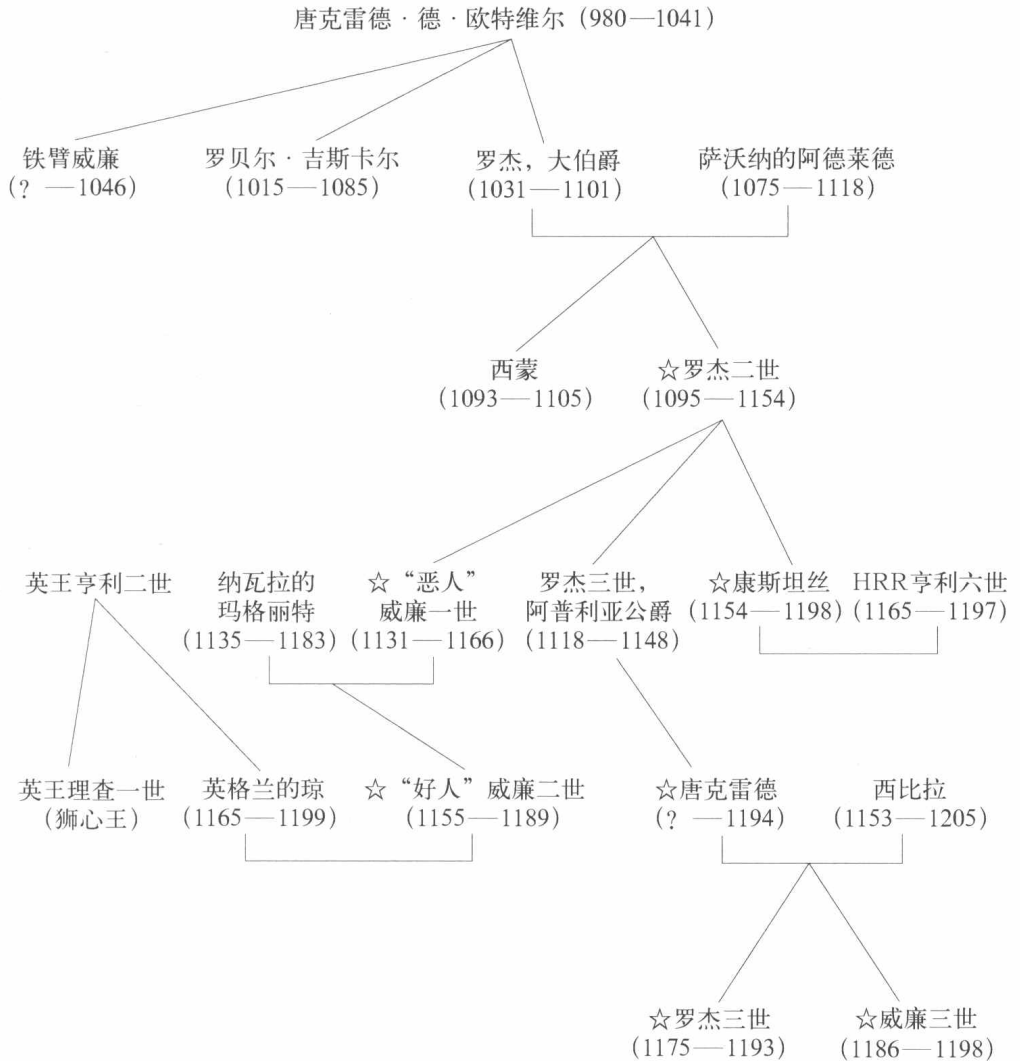
陆大鹏

2018年12月于南京

# 西西里君主谱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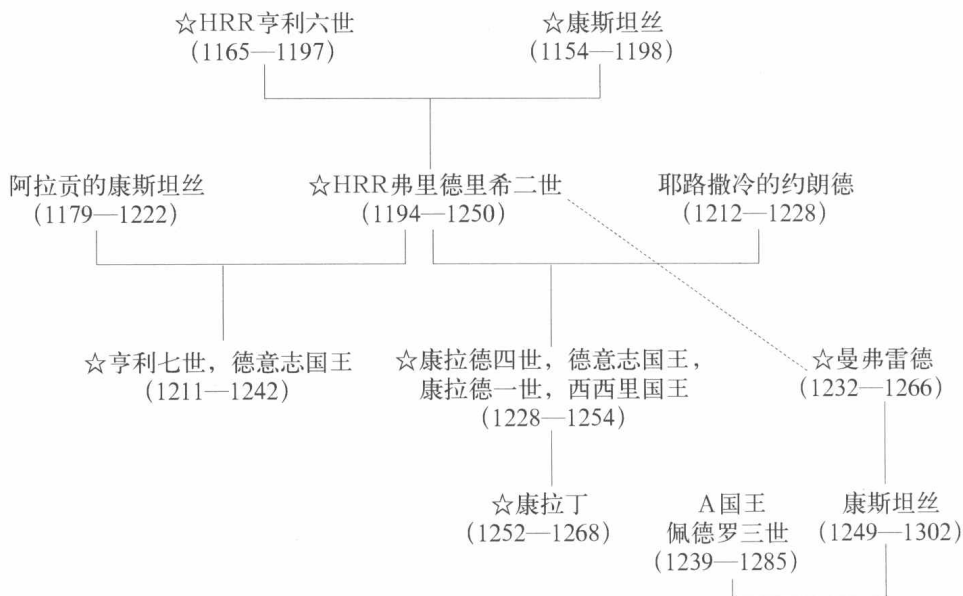
注意：☆表示君主，S=西西里，N=那不勒斯，HRR=神圣罗马皇帝，A=阿拉贡，C=卡斯蒂利亚，所有年代为生卒年

## 一、诺曼王朝/欧特维尔王朝（1130—1198），统治S与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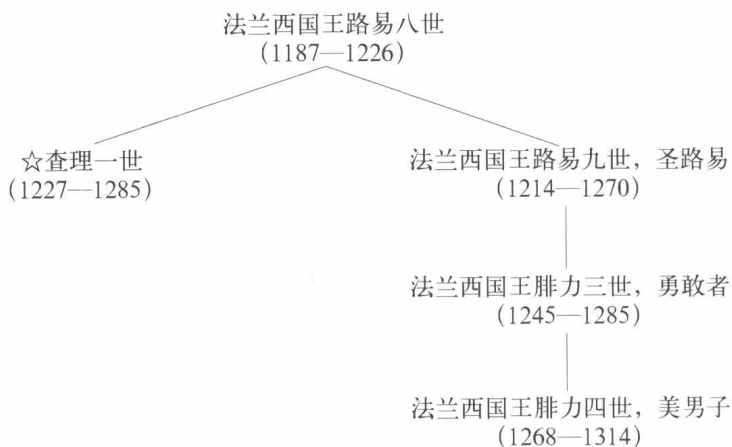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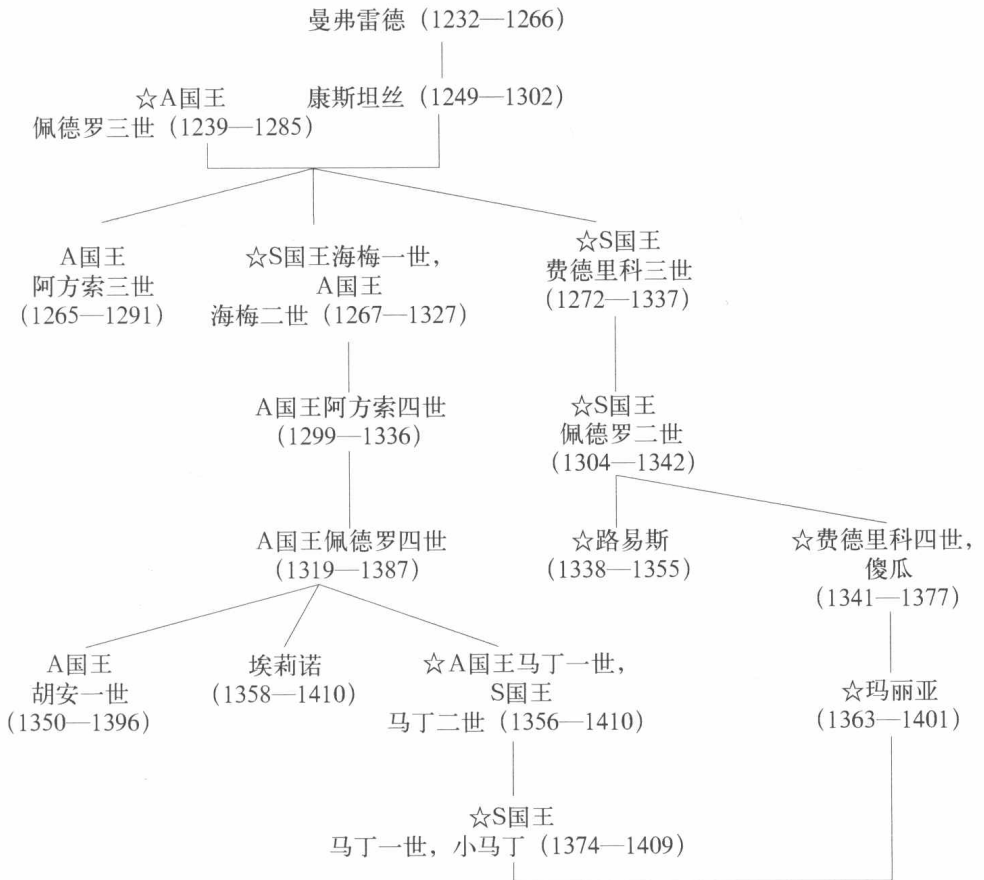
## 二、霍亨施陶芬王朝 (1194—1266) , 统治S与N



## 三、安茹王朝 (1266—1282) , 统治S与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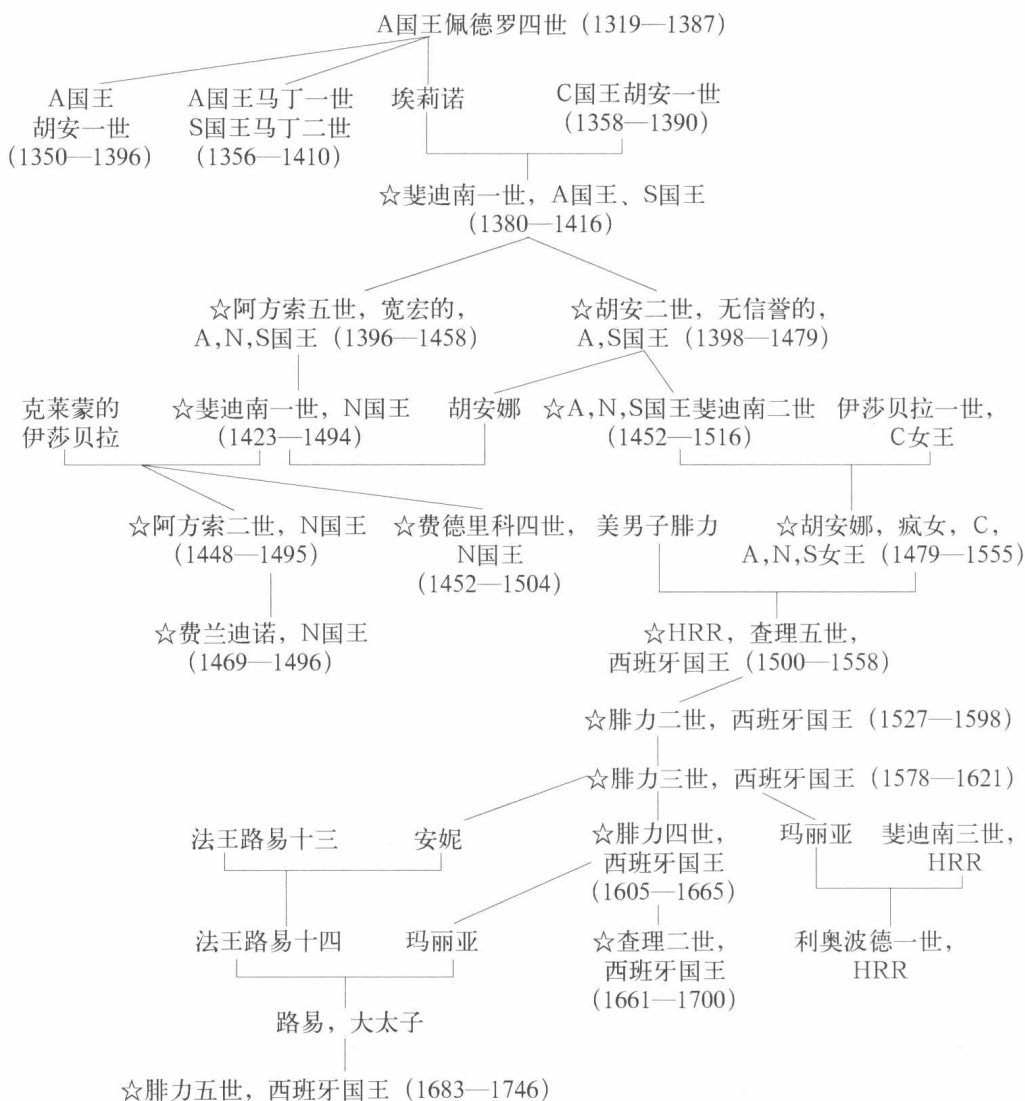
#### 四、巴塞罗那王朝 (1282—1410)，统治S



#### 五、安茹王朝 (1282—1501)，统治N



## 六、特拉斯特马拉王朝（1412—1516），哈布斯堡王朝（1516—1713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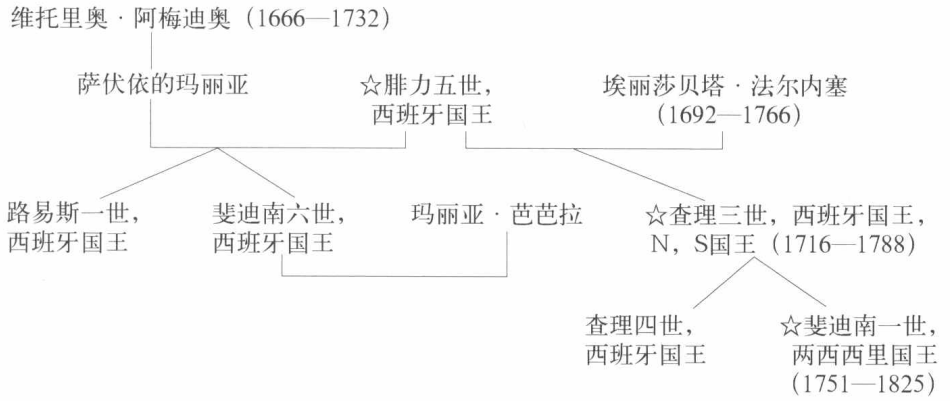
## 七、萨伏依王朝（1713—1720），统治S

☆维托里奥·阿梅迪奥（1666—1732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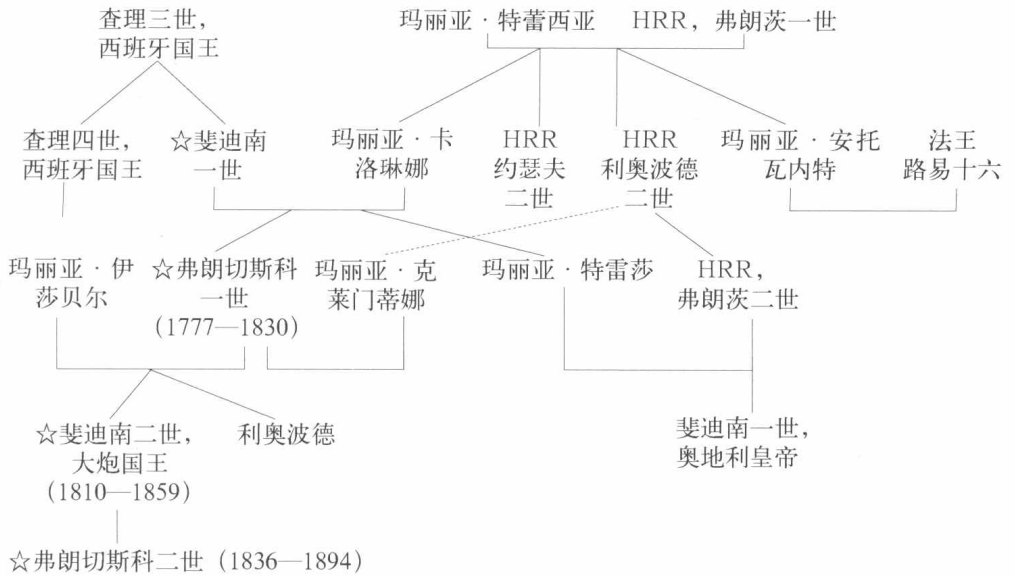
## 八、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（1720—1735）

☆HRR，查理六世（1685—1740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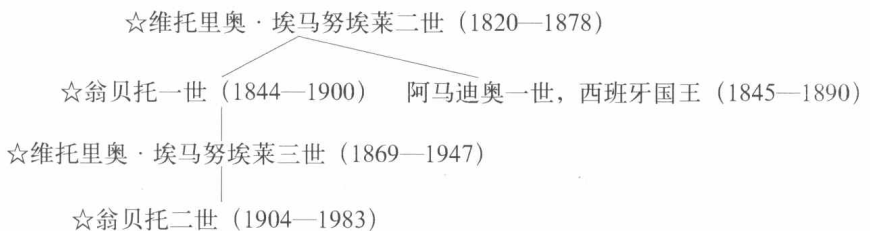
九、波旁王朝，统治N, S (1735—1816)



十、两西西里王国，波旁王朝 (1815—1861)



十一、意大利王国，萨伏依王朝 (1861—1946)



# 前 言



半个多世纪前，差不多出于偶然，我与西西里结缘。1961年6月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，此时我碰巧在英国外交部的中东部门工作。伊拉克入侵导致了一场危机；英国出兵干预，结果就是我直到10月中旬才能休假。因此，如果我和妻子想要享受阳光或温暖的话，就得深入南方；出于这个原因，而且是仅仅出于这个原因，我们选择了西西里。这对我俩都是第一次，我们都对这个岛屿一无所知。我们开车到达那不勒斯，然后带车上了夜渡船，前往巴勒莫。凌晨我们经过斯特龙博利岛<sup>①</sup>的时候相当兴奋，它每隔半分钟左右就会放射出一种鲜艳的光亮，活像一个抽着巨大雪茄的食人妖；几个小时之后，在清晨的阳光下，我们驶入了“金贝壳”平原，巴勒莫城就坐落于此处。我还记得，除了周围环境的美丽，我立刻被气氛的转变所触动。墨西拿海峡宽仅几英里，西西里岛从政治上来说也是意大利的一部分，但出于某种原因，我感觉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接下来的两个星期，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探索了这个世界。我们不可

---

<sup>①</sup> 斯特龙博利岛位于西西里岛东北方，岛上有活火山。（本书除了标明“作者注”之外，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。）



能看到它的每个角落（这座岛的面积差不多正好一万平方英里，而且大部分路还没铺好），但我们尽力而为。我觉得，使我最刻骨铭心的不只是我们所见事物的品质，还有它们非凡的多样性：古希腊，接下来是罗马、拜占庭、阿拉伯，最后是巴洛克风格；不过我最为之倾心的是诺曼人。我记得 H. A. L. 费希尔的《欧洲史》，其中对诺曼人一笔带过。但我对等待我的那些奇观没有任何思想准备。稍举两个例子，巴勒莫的帕拉提那礼拜堂，它的平面布局是拉丁式的，墙壁镶着炫目的拜占庭马赛克；屋顶则全然是阿拉伯式的，它的钟乳石状的木质天花板，放到任何清真寺都能令人引以为豪；还有更精彩的，就是位于切法卢<sup>①</sup>的 12 世纪的关于全能之主基督的巨大马赛克镶嵌画，它是据我所知全球最伟大的基督教宣传艺术品。

我看过这些诺曼遗迹之后，就无法将它们从脑海里驱走。回伦敦之后，我直奔伦敦图书馆。我十分吃惊地发现，几乎没有什么相关的英文资料；不过，我倒是找到了一部两卷本著作，题为《意大利与西西里的诺曼统治史》，于 1907 年在巴黎出版，作者是斐迪南·夏朗东先生，他自称为古文书档案学家。夏朗东先生以一种超凡的细致精神完成了他的工作。他研究了所有的史料，查阅了无数的修道院藏书，还提供了脚注、参考书目，甚至还有一部索引，这在当年的法文书里的确是很难得的。他唯一没有做到的，就是在他的工作中找到任何意义。在这大约六百页中，一个史实紧跟着另一个史实；他从来没给出任何一个暗示，让人觉得他找到了任何美丽的、令人吃惊的或者值得一记的东西。结果就是，这两卷书极其枯燥乏味。不过从另一方面看，他几乎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。我需要做的，只是让它变得有趣易读而已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切法卢在西西里北岸。

但这仍然是个挑战，而且，正如我立刻意识到的，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。没有什么其他选择，我只能从外交部辞职，认真捡起笔杆子。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真正把它丢下。不过，我写的那两部关于诺曼人的书给我提供了所需的契机。当我在写这两部书的时候，常有人问我，它们的主题是什么；我总共只遇到过一次，对方对我所说的东西有所了解，而五十年后我还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样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，主角还是那些 1066 年如此迅速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的兄弟和亲戚，在英格兰仍然如此鲜为人知？如今，既然有这么多人去西西里度假，情况大概比之前有很大的改善；但大部分旅客更喜欢拍照而不是听他们的导游讲解，所以我没法太确定。

在写第一部书《南方诺曼人》（它后来在 1967 年出版）的时候，我应邀为 BBC 做一部关于这个主题的纪录片。今天我们会觉得难以置信：这部纪录片是黑白的。但它的确是，而且，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但作为首次尝试或许并不算差。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。负责帕拉提那礼拜堂的那位年迈神父，波蒂诺大人，决心在每一件事上都阻挠我们。首先，他拒绝让我们使用任何照明措施，理由是灯光会让固定马赛克的灰泥融化。我们反驳说，我们只需要大概三十秒的时间，在灰泥可能受到任何影响之前灯早就关掉了。然后，他看了看我们的三脚架。不，不，在礼拜堂里不能用三脚架，它们可能会划坏地板。我们强忍着没有提每天走进来的数百双细高跟鞋，而是给他展示了一种名为撑架的设备，三脚架的腿可以固定在上面，这样接触地面的就只有平滑的表面了。波蒂诺大人不以为然，继续大摇其头，从来不肯说一句抱歉，也不肯展示最细微的笑容。到了这时，我们那位说得一口流利意大利语的导演大为光火。“这位先生，”他一边指着我一边说，这让我感到十分窘迫，“是一位子爵。因此他在上议院有一席之地。回到伦敦之后，他会向上议院报告自己遭到了什么样的对待。”波蒂诺大人怜悯地

看着他。“Io sono marchese.”<sup>①</sup>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。他大获全胜。我们知道自己输了。

波蒂诺大人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不讨人喜欢的西西里人。但在我看来，在这个岛上，没有一个地方能见识到意大利大陆那样无拘无束的快活。而且还有一件事一眼便能注意到，在农村尤甚，那就是女人奇怪的缺席。她们鲜少在咖啡馆里露面；这些地方完全被男人主宰，他们在打牌的时候把每张牌使劲攒在桌上，仿佛它是决定他们性命的黑桃A。很少能听到笑声。我有时会想，这会不会部分是由西西里的伊斯兰往昔所决定的，但有许多其他因素值得考虑：数个世纪的贫困潦倒、无休无止的异族征服以及征服者常有的残忍，更不用说自然灾害——地震、瘟疫，甚至火山爆发。就算在岛屿的西部，埃特纳火山也永远不会显得遥远。

写这部历史比我预期得要困难。首先，我很惊讶地，还有些愕然地意识到我多么无知。在几次作为旅游讲解员访问西西里岛之后，我和该岛的大部分地方都有了点头之交；但我对西西里岛的实际了解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多。毕竟，讲解员只能对事情的表面轻描淡写，他们并没有时间做别的。而且，除了11世纪和12世纪诺曼人那悲剧性的短暂历史，我真是面临着棘手的难题：我需要阅读海量的书籍。我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：自中世纪以来，西西里一直都属于外邦人。自从1282年的西西里晚祷战争之后，它就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，然后在接下来的差不多四个世纪，基本上什么也没发生。治理西西里的副王来了又去，领主压榨农民，但重要事件太少，无法完成一个详细的编年体记事。就连摩西·芬利和丹尼斯·麦克·史密斯的长达三卷的历史著作也只用了一百多页来记载这段时期；在

---

<sup>①</sup> “我是侯爵。”——作者注

本书里，两章就绰绰有余了。

在18世纪，《乌得勒支条约》之后，西西里局势有了相当的好转。这里先是在皮埃蒙特的统治之下过了七年，又被奥地利统治了十四年，然后西班牙人回来了。不过这次是西班牙的波旁家族，他们随着时间流逝会越来越意大利化，很快开始憎恶他们在马德里的亲戚。不过，西西里再一次沦为一个行省，聚光灯不可避免地转移到那不勒斯。在接下来的一百三十年里，聚光灯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那不勒斯。我们自然要追随它到那里：那不勒斯国王同时也是西西里国王，而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妇之间那永远令人着迷的故事（无论如何不能省略）从一个王国开始，在另一个王国结束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，波旁王朝短暂地被拿破仑皇帝的妹夫，略为滑稽的若阿尚·缪拉取代；波旁王朝随后回来了，又延续了半个世纪，之后意大利统一，波旁王朝被永久废黜。

西西里的历史，正如我反复提到的一样，是悲伤的，因为西西里是一个悲伤的岛。我觉得，大部分只是前来游玩一两周的游客不会注意到这点。阳光明媚，海水湛蓝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历史遗迹则会让人目眩神迷、惊叹不已。如果这些游客足够明智，前去切法卢的话，他们会和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艺术品之一面对面。<sup>①</sup>但悲伤确实实实在在那里，每一个西西里人都知道这点。本书的目标之一，便是尝试分析西西里如此悲伤的缘由。如果本书的尝试失败了，那是因为这些缘由是如此繁多，大概还因为我不是西西里人，而对外地人来说这座迷人的岛永远会是一个谜团。

今天是我的八十五岁生日，我很有可能再也无法重返西西里了。因

---

① 如果他们乘坐渡轮穿过海峡前往雷焦卡拉布里亚，再乘出租车去大希腊考古博物馆，他们还会见到另外两件伟大艺术品，即那对被称作“里亚切青铜像”的充满魔力的希腊裸体武士塑像。——作者注